書義斷法

二

聖人之至誠

此理一分殊之說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之所以生成孰有外於天地者故以天地摠言物固物也人亦物也聖人亦物也此以理之一言之也靈萬物者人之所以異於物亶聰明者聖人所以異於人其位為元后亦不過為民父母不能徧及於物也此以分殊言之也天地無為故理一聖人有迹故分殊能循其聰明之實以幾於天地之

仁其仁民愛物安知不與天地同功特本其初而論之則理一分殊之辨不可以不明而君天下者之仁不偏愛當以愛為先務耳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為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天相民聖人相天皆不過為民而已故君之於民不惟君以長之尤必師以教之不特政事之所加而深明教化之所及凡此者皆以愛民而措之久安長治之域耳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即綏而安之以厚其

生此經綸參贊之道非特民之所望於君而正天之所托於君也為人君者豈可謂不能而聽斯民之自為之理者哉

泰誓下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日月之照則有光光之極者則為顯文王之盛德與日月並明然光四方者明之普明顯西土者明之徧及虞芮之質成江漢汝墳之被化中天而照四方者

也岐山豐鎬之建都發政施仁之先後肇國而在於西土者也顯西土照者愈光光四方則愈遠武王述文考之德以誓師可謂善言德行矣

武成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人之興不愛爵土官職以待天下之賢能修學五教三事以正天下之風俗然其於風俗益惇明乎信

義於賢才益崇報其德功教化愈深爵賞愈厚庶官有所激勸而方民無不從化此其所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人見其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垂衣拱手坐享成功而不知其紀綱之布置意氣之感發有自来史臣紀武王無為之治推其致此者以終武成之書旨哉

洪範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洛書之出也九疇之數而已而禹乃即洛書以明洪範即洪範以為九疇是雖不離乎數而理已行乎其中矣蓋古今天下之大法即日用彝倫之大經禹因數以觀理而大法以明箕子即數以明理而大經以正然後歸美於禹而推本於天所以見理之果不違乎數故人倫天理之所由叙也攸叙者言彝倫之所以叙而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恊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天地自然之運孰有大於五行事物當然之理孰有加於皇極聖人明事物當然之理合天地自然之運一身之五事已參乎五行矣而尤厚於人之八政以因乎天合天之五紀以示乎人天人交感極參贊經綸之妙而皇極立矣故五行不言用以見二氣之自然皇極必居中以見一理之當然此洪範九疇之本旨而微箕子不能明其初與其所以用也初一是本

文曰五行是敘下皆倣此其次序則先說五行是天運五事八政是人事五紀又是天道天人相間說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

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數居中猶極之居中而四方上下望以取正焉者也正己以立皇極之本稽疑庶徵以行皇極天下之至善而合乎時措之宜然後參之神天以驗其從違示之以禍福以昭其懲勸而皇極之道無不行者矣

稽疑是決之鬼神庶徵是驗之天象嚮是勸之五福威是懲之六極聖人之懲惡勸善與天福善禍淫相參聖人者天下標準雖已建極猶婉曲以行之使天下之人皆通乎上下幽明之故而凜然於福善禍淫之天此民之所以取正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用天地生成之數故論其性稼穡乃人力生成之功故論其德論其性則天地之生成本於自然論

其德則人力之生成出於使然自然者從微而至著使然者發育而暢茂故水火金木惟以曰而於土穀以爰言於是而為稼穡也直言其稼穡而已非以名言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肅乂哲謀聖者五事之用蓋人一身皆有當然之則能循其當然之則其於身

之色為好德之辭亦皆錫之福祿而誘掖其進是以有才者得以自見中人者足以自容而色言之善者亦皆有所激勸其成就人才轉移風俗之道無所不用其極斯世斯民所以悉為皇極之歸矣夫極者四方之所望而取正者也賢者勉而進常人者亦可以企而及宇宙間無一民不睎以為標準故曰惟皇之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極之所以為標準其原皆生於人心之私而昧乎天理之正使非有建極之君何以使斯民之會極而有所取正哉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王道即皇極也本廣大本平易本正道人人可行若大路然惟一念之私反覆蔽錮失其坦然之道無以造於當然之極故皇極之教欲其無偏於己欲其無

黨於人無黨於人復欲其無偏於已悉去其傾邪反側之累而共由於公平廣大之途然後天下之民無不會極而且歸於極矣會者合而來歸者來而至蓋必至此而後為極故箕子反復其辭以明之而且以賛詠乎皇極之建天道之成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箕子更端之辭也敷言者敷衍為言不特上文所衍之言凡先聖後聖之所以垂世立教者皆言也

無為因其平康而一以正直待之哉以其時俗之不同氣禀之不一不得不委曲以施其剛柔而使終歸於無過不及之道也故強梗者以剛克柔和者以柔克此以剛克剛柔克柔酌其時俗之宜也沈潛潛退者以剛克高亢明爽者以柔克此以剛克剛以柔克柔矯其氣禀之偏也三德之用陽舒陰斂此民之所以皆協于中而會歸于有極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

而休咎之有由為人上者可不深省而勉圖之哉

卿士以下不言省冡上文也

旅獒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下之獻者各隨其方物上之受者不貴乎異物是可

以見聖德之感人深矣蓋其所慎者本人心天理之

所同得故其所貢者惟物産日用之常行使其敬德

不足以珍奇為尚遊於耳目之玩者無窮而本於性

分之真者愈怠又何以柔遠人而治天下國家哉是以聖人必先慎乎德持守之深而嗜欲之淺非武王不能慎此德非太保不能為此言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明王在上四方違國畢獻方物王者不自私而舉以分賜諸侯是以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

以肅慎之矢魯以夏后氏之璜是已　上之所以柔
遠人者此德君之所以賜諸侯者此德諸侯不敢輕
易其物而視之者亦惟此德雖其所賜有同姓異姓
之殊方物寶玉之異然德寓於物人亦以德視物則
一而已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
以道接

不役耳目以為百度之正所以謹其外也不玩人物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
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寧王武王也卜天意之所寓也寧王遺寶龜而紹天
明天之明畏已弼我丕丕基矣今日之有大事休朕
卜併吉豈非天之明畏而弼我丕丕基者哉天將定
天下之大業故上可以決天下之大疑天之所命所
相所弼皆於卜而占之豈以昔之惟卜用可以驗天
意而今之惟卜用不足以紹天明哉此東征之師所

先儒以整齊嚴肅為敬則齊之為敬決矣湯之學在於聖敬日躋敬以直內則聖無不通廣無不包淵無不測此其敬德之積如此膺上天眷命除斯民邪虐之害此其仁功所加如此然成王之命微子推本湯德必自盛德全善推之于以見功之著在一時而德之垂者愈遠而愈無窮是以尚論其德而推本於敬也　又按周之命微子必推其祖宗之德而商受之非無一語及之亦可謂厚之至矣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
公尹茲東夏
有大德者必得其祿故自極人臣職任之崇有大人
者正己物正故能布中外文明之治蓋人皆有德而
微子獨厚於德天歆享之民敬順之盛德之不可忘
故建爾于上公然令德顯顯宜民宜人東夏之尹治
當必有可觀者故成王誥命之辭稱其己然而勉其
將然國在東方地為中夏治愈明而德愈厚此成王

拳拳之望也建爾上公所以崇德尹茲東夏所以圖
治成王臨遣微子之辭期予于治之意蓋如此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往敷乃訓者成王遣微子就國之辭也欽哉者敷教
之本也服命之不謹不可以訓典常之不率非所以
訓率典禮之常以蕃衞之忠其訓教之所由敷者予
欽哉一語其又敷教之本領者乎成王之命微子曰
庸建爾于上公上公之服九章九命其袞衣繡裳近

於天子僭逼之愆常必由之能敬以敷訓則必能慎
以輔君敬與不敬之分於此可見

康誥

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
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
明德慎罰為康誥之綱 明明德又慎罰之綱文王之德
見於恤窮用人敬賢至於威其所當威耳明德之用
周而威之用寡康誥詳言其德蓋指其顯於民者言

之也文王之德可以區夏而肇造之初惟聽一二邦之漸修如虞芮之質成江漢之教行是已其尚德不尚刑之意昭然於天下故其以漸脩治之化悠久而不能已於人心者此蓋惟文王能之而皆非有心於天下也

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文王尊商耇止為修己求殷先哲與古先哲止為治
人合而觀之則可以語明德之學矣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
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無遺商耇以端治本而明化源稽我古人之德以安
萬民而保一國然後此身之理能究其所從出此身
之德能充其有餘可以不墜吾君分土分民之命矣
然止能不廢在王命終可免過而已非以為已是也

此者此大學克明德亦引康誥作新民之語以明之
也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若保
赤子惟民其康乂
明罰以服人心之公戒勑以勉人心之和和則安矣
未有安而不治者也人惟心服是以心和是以去疾
之心去惡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久安長治之計常必
由此此猶足以見明德慎罰之效人心感通之速不

可以商俗之汙而謂其不可以安且治也　明服如四罪咸服勑懋和如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去疾如沉疴之去體保赤子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皆人心自然之感應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敬典者一國之常法敬以持之固可以裕民矣敬忌者一代之家法敬而有戒慎則庶幾可及乎文王之

裕民也而敬敷五教在寬之意皆所以寬容養其善心而終免於刑罰能如文王之發政施仁矣化行乎江漢彼裕我民豈不綽綽乎有餘裕以此治殷民此則武王建國治民初意庶幾其可以少慰懌也此武王康誥之書所以終慎罰之義如此而拳拳有望於康叔云

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爽明也惟思也迪導也求等也明思治民之道而導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言文王之民其風俗之厚如此故其德業之成如此也然斯民之相詔語每於小子之時導之以恒產恒心是以能承祖訓而聰聽之於德之謹告之以德無小大是以能視大德而惟一教民每於小子之時而成德由於小德之積蓋教民者不至於後時進德者能成其大德所謂廸小子猶三代所謂小學之教也所謂小大德猶商書所謂爾惟德罔小也若以謹

國家同休者非特各治其事而已也妹土之臣能不
荒於酒德以各正其事可謂盡臣道矣而武王所期
之遠不至於與天合德與國家同休不止盖君子愛
人以德而期於成就德業如此
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
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
古今言敬惟畏字最切盖其始也一念之敬畏廸行
於天民人已之間所以交致其敬也其終也一堂之

者固不可不以民之情達之大家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能制命是以臣皆承命尤不可不以臣民之情達之王也　國之政有臣有民其始已達之大家矣總而言之何往非臣其情可不達之王乎諸侯承王命以牧民中立於君臣之間不以臣民達大家無以示一國之儀刑不以臣民達王者無以正一人之體統斟酌於人情之宜而歸尊於王朝之重武王封康叔之初拳拳及此亦可謂深遠之慮矣　巨家所

謂故國世臣孔子所謂卿大夫邦家也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
監罔攸辟
引養引恬者武王責效於邦君御事之新命也罔攸
辟者自古王者建收立監之初意也引掖斯民於安
養生全之地惟在於仁邦君與皆有責焉開置監國
於畿內所封之地不在於法此牧監之所當謹也武
王封康叔於衛三篇之書皆以保民而主慎罰恝民

庶者諸侯羣臣之所共理而刑罰者監牧之所得專故於三篇將終之時言其總命諸臣之意如彼而究其立監之意如此何至輕用其法而有乖於仁哉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稽治敷菑廣去草也疆畔畎渠也塗墍泥飾也梓良材可為器也雘采色也武王之封康叔於三篇告戒

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以下羣臣進戒之辭如名誥洛誥所云錯簡在此亦不知其為何人作然其為進戒成王之辭無疑也令王之所言惟當效先王文武之所為先王勤用明德以懷諸侯皆夾輔王室以享上復如兄弟之親方方而来視效吾君之明德蓋明德之極功也今之為后者亦式舊典而已矣舊典者何也明德而已矣明德無君臣之間故上作而下應明德無古今之間故

年者一身之壽可以君臨天下子孫者一代之傳常永保其民所欲之深所期之遠故其所言之益切而所監之不違也所謂若茲監者亦於上文明徳祈天之事而言耳

書義斷法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書義斷法卷五

元 陳悦道 撰

召誥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誕膺天命者必懷深長之憂忠愛其君者必致深長之意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而亦有無窮之憂也

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及於此則凡所

常伏于大和盛美之中恃其已和且美而不汲汲於
畏民則人心險於山川殆有可畏者矣書曰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此之謂也　誠而休者和氣之薰陶也
畏民嵒者事勢之倚伏也見於令者雖可喜而圖其
終者得不長慮却顧思先務之為急哉

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之作成王所以中立於天下而奠三極也以對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以殷御事親近副貳于我周御事所以節性而使之
進於善也以敬作所動靜云為止於是而不遷所以
居敬而為之立其準也為之薰陶漸染為之品節防
閑使人有所勉勵而趨善孰若為之視儀聽倡為之
端本澄源使人有所觀感而皆安處善哉既言節性
又欲其日邁望於殷臣者無窮既言敬作所又言不

之於天不可欺也此宅新邑之第一義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居天下之大位者必有首出庶物之大德其聰明冠
倫出類拔萃固已異乎人矣下及下民皆刑而用之
則而象之普天率土無不觀感興起於下則於王者
之德尤為光顯也王者非有意於顯德其所以尊為
天子者在德元焉有此元德無一事不可為法無一
民不與俱新其德之光顯自有不可掩者矣究論王

君臣君臣之憂勤至小之微民能受乎至久之天命

小民吾能以之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則永命自能受之此亦必

然之理不特為期之辭也

洛誥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大臣之輔君將期以至遠之業賢君之答臣必待以

至重之禮蓋周公之誨言將以營洛而告卜也周公

之營洛將以予億萬年而敬天休也天休即休恒吉

之兆誨言視予卜之文非常之盛事建此無窮之丕
基安得不以非常之盛禮益其忠告之誨言乎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舉祀典於新邑旦咸秩於無文周家之盛禮也齊百
工於宗周尚庶幾其有事周公之盛心也盛禮所行
無徃不及宅中圖大之初可謂非常之典矣周公之
盛心惟率百工以從王欲王自教詔之以庶幾有事

所以見禮樂征伐無不自天子出豈如春秋衛國所謂祭則寡人政由甯氏者哉元老大臣德盛禮恭其事君小心於此亦可見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之辭）

周公之明保君德以其能稱丕顯德也（稱舉而大其明其德也）身正蓋隱然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後以其君發揚祖宗之功係屬天人之心前不愧於文武仰不愧於天

之本厚也化行中土開萬邦休美之盛治所以宅中圖治之極功也皆周公所以期望於成王之辭故有兩其字猷欲期以至治之功必究其出治之原故雖特言其成績而治洛之政一本於王之恭敬其獨惇厚於典章殷民者則其恭先之目耳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故曰孚先

以勉成王云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多士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修己敬神一代相傳之心法代天澤民一代相傳之治法心法合前後而如一即太甲篇中所謂克敬克誠也治法合天人而為一即太甲篇中所謂懷于有仁者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盖其明德

得所托而不離也君子之所謂所亦無逸而已矣小小之所謂依亦稼穡而已矣無逸而知稼穡之難則雖安逸之時亦能知民所依而不敢忽所謂以勤處逸也周公作無逸之書以告成王言其所能知其所則必能知所依矣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嚴恭寅畏皆敬也敬之所積皆天理之流行固足以

俟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天之純佑商家以商家有賢人而實也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矣惟天佑商家故商實商之所以實則以其
中外大小之臣皆秉持稱舉其德不至於曠瘝官夫
以內之百官百姓與夫王臣之微皆秉持其德以憂
君之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及奔走服役之人
皆惟德是舉以治君之事此其真才實德之賢參錯
而列於中外而商之國實矣其實之也以德其所以

何待于五臣之助哉周公舉此以見文王之治中國猶可資于五臣則今日之君奭若之何而可去也至治之極文王能之輔治之人文王亦多有之其止言五人者舉其槩若尚父之功亦不與焉以見其不盡紀也

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

上帝

純佑承上文天惟純佑命之文也秉德承上章百姓

可以延洪文武之天命昭示嗣王之準則艱者不終難而迷者不終惑也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曰者武王之言所以言者武王之心也昔者武王空臆以命召公期之以為民極故其所言既欲明勉以輔嗣王如耕之有偶又欲其亶誠以載天命如車之有馭又復欲其如文王之舊德以丕承无疆之休下

輔人君上乘天命遠期祖德傳之无窮其悉以命汝
者非敷乃心予其必自任以天下之重重非作民極
者予盖武王之所言即武王之敷乃心而言之一節
深一節則所謂无所不用其極者也召公於此可以
悠然思矣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
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
當成王時泰和休美之治非二公之棐輔何以及此

然文祖之成功未竟四方之政化無窮近而繼志述事違而布德行化必使文王之功成於不怠海隅之地莫不率從然後為篤輔之極功篤如為信恭之篤勉勉益厚使文謨之丕顯者无不成而極地之載者無不服庶幾可以塞吾二人之責而無負於篤棐之任焉耳又豈止如今日之所觀而已哉

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民以順治為德若召公者已知民德之有初矣而終

之未可保也臣以用治爲敬若召公者已知此言之
當敬矣而敬之不可已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之
辭故勉公益持其敬不可不如民德之有常敬順其
言而深思天下之用治召公之敬德有終則民德亦
有終矣

蔡仲之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
歸于治

多方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人謀之不裕者以其心之不實也人心之不實以其不知天命也苟知天命則必能夾輔介助以治王事而享天命亦必能宅宅畋田以順王道而廣天命竭其人力而循乎天命則事事皆實理而動静云為之間無有不寛裕者矣寧有欺詐之私而為廹切之謀

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拜稽以盡其禮所以見君位之為尊而將有責任之重也嗚呼以致其嘆所以見用人之為美而實有無疆之恤也王之左右有三宅以任政又有綴衣虎賁以侍衛皆有輔佐承弼之責皆職任之至美而擇選之當謹顧世之知所憂者甚鮮此周公所以慨然與嘆也為人上者烏得以勢任之隆權柄之專而輕用人哉致敬以表天子之尊使知惟辟作福致嘆以言

五官之重使知為君之實難此立政之書所以作也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

國勢與人才而俱盛所以為事天之實人才惟九德
之是求所以見用賢之實有夏之時天下莫強焉宜
無得於人才之助矣而夏王之用心以為天實生賢
不翕受而敷施之是為褻天以天視賢則其招徠之
意可知已然國家之用不當徒取其過千人之俊而

必信求其實有九德之行故用人之際廸知而非苟知忱恂而不輕信凡皐陶所謂行有九德者無不真知其底蘊而忱恂於任用此其知人之實行乃所以為敬天之實意而古人有行之者惟夏為然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有夏之人拜手稽首以告后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言宅乃事至茲惟后矣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

湯以七十里升為天子其能大治上帝之明命者豈有他哉能用宅俊也所以能用宅俊能即宅俊也用宅俊則預為儲材所以分職任而垂無窮即宅俊則各就名實所以尊師傅而為矜式此其用人之周尊賢之至非所謂能自得師者歟國家政事之分任无非上帝耿命之流行典禮命討皆其昭昭不可掩者湯出而丕釐之是必有分任其責者矣

天下三政總而言之則曰帝命分而言之則曰三

才也湯之即宅俊實能克之其嚴思而丕式之者所以即宅俊盖信乎其能用宅俊也尊禮成就已用未用之人才協和化成在內在外之民俗此其新民之極功可驗用賢之成效非湯不能至此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克厥宅心能其三宅之心克俊有德能其三俊之德也或云克厥宅心當作克知厥宅心或云克即知字盖古人言語之相傳或有脫字而以意逆之可也如

也武王率循文王敉寧之功故不敢替撥亂反正之
才率循文王丕顯之謨故不敢違休休樂善之士才
德兼用功謨並著基業之大而益大其不以此歟周
之王業始於文王而成於武王故謂之並受其所以
能並受者以其義德容德之交助也其所以能並用
者以其敉功嘉謀之率循也其所以率之者有無窮
之才則其所以受之者豈不足建無窮之基哉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

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立政者此篇之名也繼自今者成王為政之一初也
俾亂相民和獄慎者三事中之目也立政之要孰有
大於三事者乎然必有以知宅心之所順然後君子
各得展其所長必有以望君心之所守然後小人不
得乘其間隙所謂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
也知賢才之心則衆務畢舉可以為立政之助知吾
君之心則終始惟一可以端用人之本自今立政此

外無他道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
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有司之牧夫即司牧也庶慎則國之禁戒儲備
天下之事莫重於牧民故於有司之牧夫必訓勑其
用命與違命者至於庶言庶獄庶慎所掌各有人文
王未嘗侵官也朝廷之事次當慎於出令故惟庶獄
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至於庶言之所以出納亦有
不容不知者文王亦非敢盡付之無為也然謂之罔

功白之惟天惟祖宗而無愧葢民非我之民乃受之於天於祖宗非成德之彦固無以共治之也知受民之必有所托則必知賢德之不可一日忘是以必終思之而且不敢一語忘之也一語之輕稍有不專任賢者之意則小人乘間而入又烏知賢才進退關於民之政如此其重哉

末惟如商書之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話言如詩所謂永言孝思永言配命是也

此言經世之文非可以苛察果敢為之文也

凡事不明大體而皆欲以身任之者必至於共誤

亦非所謂經世之文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立政者必建三宅之官非克宅之不能得其才以居其位俾乂者必茲三宅之助非克繹之不能繹其才而盡其用由繹者由其外以繹其中由其言以繹其

此蘇司冦之心法也周公立政之書末及庶獄於其終也特呼大史書司冦蘇公之法以為一代作程故不特取其中罰之可用而深取其敬心之常存周公一代維持憑藉所以為有道之長者已在於此烏得不探其心術之微而特書以垂訓萬世哉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